

程史

卷十五完
附錄



程史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

頌



中興二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
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
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
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贍蔚典麗余甲戌歲
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
惟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大命于我藝祖厥初造

草昧相時之黔淪胥于虐浮願沈顛靡所底定其
孰躋之繫我是恃寧濡我躬俾卽于夷塗匪位之
懷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厥理益
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美以溢
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絕古今
焜煌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高宗
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天步用艱犬羊外陵狗鼠
內訌民罔奠居皇綱就淪惟我高宗克宏濟于茲

左秉招搖右提干將灑掃函夏復壽炎錄茲惟
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
靡是居俾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壽皇紹大
歷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闡之俾益光聖治無
所事改爲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繼事靡一
不述我興問寢明星在天我往視膳麗日在戶起
敬起愛用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曾靡間厥肇思篤
丁親爰釋大位高宗神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

後惟一軌皇乎休哉遠古之茫赫胥大鴻檜麻繩
書不可攷也已義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剛自唐登
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
遜于虞媯首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姁以
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舜禹之事懿矣揆之
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之耳堯陟元后七十
載遭時不易泮水滋儻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
有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微以悴于厥衷式時元德

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于廟受終
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十宅帝卽
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躡萬乘
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
春秋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從容退居靡
俟大耄以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媯變而
姁惟械于位厖厖釋厥負乃若爲天子父以天下
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力靡遺餘愛

敬旣寃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人老鉅典盛儀
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日肅輿衛來觀來
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今其孝孰隆焉故
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其
事至末矣侈于麗藻以揆不朽矧今宏休軼千古
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帝典顧瞻
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堯極立民康衢
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

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寃孰營義儀
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疏之瀾之斧其不條而荒
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不有
乃遜于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述
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供闡厥盛皇皇
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
世惟千泯泯芬芬會莫闡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
之厥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

而躡之視我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嚴
彤庭曉蹕穆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玉
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赫是
大寶畀我聖子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于權
盍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之公壽皇之公其孰
發之念我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嚮
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其子爲誰
繫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于

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閒閒聖子
重暉如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孰
委弗源念我高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
思洗時之腥仁涵于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其首
旣貸矧彼羣醜吾子吾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顧
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被害何
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列
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

高宗啓我壽皇爰及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式
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古之式
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帝開明堂百辟來賀四
夷攸同莫敢或訛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舊章
貽我垂拱勛迫大耄乃禪于華華逮陟方俾夏建
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遠晦厥光
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
如我皇惟德崇崇顯號鴻休蔚其並隆維時壽皇

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
厥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斁萬姓謳歌于室于塗
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
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
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
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
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
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旣不甚

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
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
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
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
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
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
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
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

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夫
夫或憇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投進亦
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
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
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
而爲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
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
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奇層出自汪彥章

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嘆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况階薦得官初任徑爲成都帥幙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黨禍稍解天下吐氣鄧洵武爲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爲言

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綰成都人在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陛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薦于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之綰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之語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懼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聞之

獻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
爲條例司所駁先帝以其勲勞弗之罪今忠彥得
政而廢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爲人
臣尚不忘其父上爲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誠能以
此爲上別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
言玉色愀然亟俞之於是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
其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
才分而爲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而下一二人

而列于右者皆指爲害政蓋舉朝無遺焉於左列
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
之洵武亦馴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
禍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旣用荆公
隨亦厭之綰薦荆公之子雱宸筆中出以綰操心
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
號州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
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

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良議命

蜀有楊良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知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不深信珞琭諸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見郡官余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

故金之剛者莫加焉目曰劔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爲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

天地一鑪輔萬物一橐籥孰可鄉邇是年顧當此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爲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亶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卿祖洽來餉軍輿檄吳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壬丙辛皆真化且於格爲天地德合充分明遂扣良

前說因以爲擬良作而曰惟其大分明所以非韓
比特一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
旣而良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袁近歲以薦者改秩
爲宰蓋方晉未艾也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
酷天下歸其仁炎興中天八駿忘返高景山初以
計聞朝野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

時爲下僚率中原搢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
文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
巡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
馳駟哀纏率土寃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
蓼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愧趙
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
夫尚復有辭而請上帝矧茲二紀喪我兩君義不
戴天扣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

竭虬蟬之誠仰干龍象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
皇帝夙躋上聖遽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
尊絕域本爲生靈已深露蓋之嗟更劇輶車之痛
遺弓安在憑几莫聞熏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
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睿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卽
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常聞金鼓之妙音更冀大
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
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僊馭賓空載嚴

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大行孝慈淵聖
帝蹈千仞之淵冰脫羣生於塗炭皇天降割裔土
告終萬乘墨練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
帝之寃自憐踈迹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
式助神游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爲
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後
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
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

啓珂固嘗書之義不忘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也
徽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
是時方身縻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
雖前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修水經焉元祐尚書李公擇常
居其上宗派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
進士第爲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黃

氏死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
復分教襄陽武帥某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
有醮敬子預坐間言及歲薦事寮屬咸起躡嚙帥
曰郡有賢儒爲師楷詎可舍不薦皇及其它敬子
作曰燔之無功名念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
然終欲牢籠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
營幕之左昏夙啓閉之不時軍士以爲病請于前
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旣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

吏謹嗽不服上之府帥乘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
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遁去城闔以狀白帥
徑以聞且劾擅去官守有詔免所居官敬子既歸
躬鋤耰其樂不改治廟祀裁古今彝制爲通行家
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學者橫經其間
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嘉定辛未詔除大理司
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曰燔苟固丘園
非所學特冒焉立朝懼越其分請得以幕議贊澄

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時士子向風
不遠千里至晦菴朱先生在建陽敬子實師承之
其源流蓋有自云

黃潛善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
有聲旣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
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爲之側席時方
得燕兵端彙日侈上心向闌遇災而懼臨朝謂羣

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
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
時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
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遽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
錢圖卒固燕黃驟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以攀
附致鼎軸殺陳東毆陽徹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
皆其爲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媵阿患得
之心蓋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昔
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撓者
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
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爲少年戲劇
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
愆憑真以爲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
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

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爲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翦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爲不誣也倬旣潰于符離僕又敗于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爲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錢東岩之門不佞佞顧宦督府嘗欲舉以使虜而不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唐迄宋元稗史聖史惡官漢漢家者以如朝野僉哉程史報畊錄者不過數種人尤陰炎程史爲予刺入史外函中以補正史之缺予意不終亦高提筆豈不能如歐陽永升別立一書公案乃國識神性術獨瑛屑之類也

志筆書之正欽後之讀是者在于游幾源派
 時不忘忠孝存性其一種你情妙手所以意
 逆而不忍以言者意或乃存存也至如鄂王肝
 振事流我左史冊与高以再等高銘五尺之
 童亦能云其忠家何待程史而後表暴或湖

南毛公後

程史卷第十五終

程史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
 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
 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
 河決内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
 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
 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

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二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

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

禮史 二
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

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鎗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

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
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
拓跋邪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
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
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
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
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
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

束夜半藝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
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
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
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
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
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眞刺史杜充將還
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
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

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
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
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
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
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玘先遁諸將皆
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
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
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

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
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全
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
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
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
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
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
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

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
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
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
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
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
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
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
捷曾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

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
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
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
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
飛飛屯三壑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
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
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
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

退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秦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

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

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
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
傲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
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
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
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
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
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

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
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
剿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
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
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
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
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
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

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
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
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
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
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
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
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
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

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
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
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
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
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
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
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
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曾退保固

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投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

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

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
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
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
超投厓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
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
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
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
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

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於
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
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
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
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
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剿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
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
孛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

合字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
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
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
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
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
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
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
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

國子元術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
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
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卒飛奏襄陽等六郡
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
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
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
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
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

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

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璘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瓚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歲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

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

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車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

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白知

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命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

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

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冑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

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
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
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
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
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善進拜大尉繼除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鄜瓊兵隸飛詔
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
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

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
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
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
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
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
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
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
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

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會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邪卽日

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世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

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鄒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邪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

竟不至何背我邪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到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聞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槍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褒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

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關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常厥居

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
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
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
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朮
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
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
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
怒合龍虎大王益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郟城飛

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麀
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
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
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
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
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
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

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郟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典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典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

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术欲
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
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
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
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
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千
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
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

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
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
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
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
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
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
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
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

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

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今諸帥之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若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

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
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駐
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
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密
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
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
副使位叅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
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

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
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
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
卽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
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
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
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
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

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
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
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
吏耿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
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
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
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
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

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
忍面謾其主邪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
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
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
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
至舒蘄而不進北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

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侯嵩嵩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

者或教嵩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嵩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嵩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嵩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

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會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嘗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

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

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

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侯尚謂

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
金益得獫狁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寃詔飛家自
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
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
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
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
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

羸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
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
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
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
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
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
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
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

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
 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
 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
 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祇候贈
 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
 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
 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
 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

間為顯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表
 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閣門祇
 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
 其文武金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
 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
 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
 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

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

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
 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糒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擊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為乎許劭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

德信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祐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

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奉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
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
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
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
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
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卽天時旣順人
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
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

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
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
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
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
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
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
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
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

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獵師
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
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
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
知悉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
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

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
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
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
踰沙漠蹠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
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
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

徊暫憇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
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
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
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
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
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幙屬

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
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薨勝景瀟灑實爲
可愛所恨不能欵曲進程遙速俟他日殄滅盜賊
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卽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
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
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

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
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
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
二年七月初七日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
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敢沙漠羣

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會席卷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
王室聖主專師滅虜會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
伴赤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
幽馬蹠闕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

神州

詞

滿江紅

怒髮衝冠凭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
 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
 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
 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
 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
 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
 誰聽

岳珂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饗世祿每念沉寃未雪直
 筆久污一意纂修五年勤瘁上千宸覽誤

簡淵衷萬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
臣飛事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
投進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昭白而施行之
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震越屏營之
至

永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
萌蠢爾戎真裔違吾海上盟腥羶盤
三精於赫中興主初專九伯征赤符觀炳炳喜兆

得庚庚四七膺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
月洗明清天授睢壇箕風興渭水英維時臣大父
韜迹聖塵珉寶匣鳴長劍雄冠影曼纓衣裘供羿
射燈火近韓檠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駢始從魚
鑰守小析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軍不鼓鉦熏門
摧彥政汜水從閭勅驛召班龍節犀軍下雀桁王
師俱蓄縮胡騎愈縱橫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
狂瀾身砥柱大厦手支撐虜焰猶繁熾吳都忽震

驚東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
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重磯
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鯢鯨玉帳旋平廣銅
符遂帥荆皇靈期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漠逋封豕
山林息聚蠱神州宜亟復六郡乃先爭桀犬徒馮
壘苗民敢抗衡銳師掀狡窟高堞覆堅棚鼎澧兵
方進湖湘寇輒平幾年兇禍結八日駿功成叛將
因資用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號結約到磁洛謀

帥難張俊還兵慮鄴瓊但虞遺後患初匪狀紛更
沔鄂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饌未用渡河
罌細柳千屯竈柔桑萬瓦薨流民俱授畝戰士亦
從耕夫澹滎如帶原田畫若枰連雲登美稼浙玉
飯香杭芻輓從今省兵儲亦頓羸吏貪無鼠碩民
佚異魴頰姑定鴻溝約交馳絕域仵鄰歡新玉帛
宴衍樂簧笙未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萃禮容方濟
濟革乘忽駢駢睿斷昭雄赴天威震隱鉉六師紛

霧集四校盛雷轟戎駕爰方啓神鋒莫敢撓童髻
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通諸夏謳聲沸八紘官
兵颺隼鷲胡穴泣鼯猩跬步臨京闕朝衣詣寢楹
晉軍傳鶴唳楚幙聽烏鳴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
行幸成十載績歸捧萬年觥何事東來詔遙追北
指旌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業爰登樞極雍容
儼佩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畧深
違時相情和我徒効敬投几不聞瑩正爾先鞭著

居然謗篋盈兇威搖吏牘風旨動臺抨梟虺饑吞
噬鷹隼樂使令衆髮常忌冠同浴不譏得遠慮爲
徼福先驅謂緩程一言鳴仗馬千丈下喬鶩盍攷
謝赦表兼觀賜劄評許身無少媿憂國甚於醒彼
諧宜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翮身蚤服兔健足先烹
有客悲周道何人歸魯祊同時惟切齒來者但懲
羨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欠定禍否待
終傾先帝資神武深仇愴父兄每懷得頗牧胡忍

棄韓黥哲監何嘗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
表返諸惇故壘營新祀畿封闕賜坐用心傳舜子
述事廣文聲甘雨興餘稿青天豁久盲先臣死不
朽聖德浩難名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闕令圖天
廣大盛烈日鏗錙心術參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
高閣繪良股盛朝賡故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
譌稽史謬敗俗訂言諱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籀
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鏗願輟清朝暇叨承乙夜

呈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恩錫茅封寵光昭
字榮誓懷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岳珂籲天辯誣通敘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
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
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
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
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

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闔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旣高讒慝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撓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而罷士儻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

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閣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銀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榮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

也蓋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拘天狴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道寸草之命僂及其身爲世大恥而先臣旣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佞悉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

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旣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孫子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尉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漑徧及死生聖恩洋洋貫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

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
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
海老耄童穉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
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
而徇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
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
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
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

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

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
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譟譁三軍雲屯動
有紀律乃竦然歎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
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澈遂喻之以當以奏知
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爲
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
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略敘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

嚴整雖小犯不贖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
卽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
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
其所以爲冤請敘先臣之所以冤而後它可言也
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寔成之俊之
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
鼎命之怯敵不行追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
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

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
戮力圖尅復豈可爲退保計邪俊則怒之二也噫
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
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
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
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揜於撻辣縱歸之跡
草檄辱國復汗靦於室撻寄聲之間以至二策之
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

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
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惠王
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
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
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
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
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摅撫世
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

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
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摅撫同列之私尤非所望
於公相者及與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
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
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
諭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
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諂
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

啓大獄況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許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

而其半亦自云安矣明辯皆可覆也嗚呼冤哉竊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

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卽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進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爲籥夫辯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賊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祕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

河北賴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流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簣而命臣者

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
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
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
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
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末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
條條皆有辯辯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荅先命
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
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

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
四載而檜是時克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
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
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
實至形於色其間如濶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
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
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
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

後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
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
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
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
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
焜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
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
迹煌煌奎畫尙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

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
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
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
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籲
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
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旣死此人心之公
論也而先臣旣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
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

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捐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

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辯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剿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寘散可也上歛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卽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闕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

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
 後姦邪闢正論與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
 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為
 懷姦以深入奮討為輕敵以恢遠畧為不量彼已
 以不事家產為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為妄自驕傲
 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為不必辯謹敘

孝娥井銘

有序

西蜀劉瑞撰

提學副使

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
 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
 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
 天柱斃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雪
 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涅憤如鍊曹江之娥符
 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皇明浙江按使王公祠記

前人撰

歲壬午浙江按察使王公良闔室死於焚實
太宗文皇帝入續大統之年也公字天性開封人
以刑部侍郎出掌按察事 命使來召公持
不可既乃舉火闔室焚焉公居常課子惟孝
惟忠惟武穆諸公是效卒蹈厥言慘烈爲甚
蓋百二十載矣西蜀劉瑞董學于浙聞之父
老稽郡志知公死事梗槩昭朗白于今按察
使梁君材曰按察長貳代不乏賢忠義而烈
未有若王公者盍祠之梁君詢寮案曰何如
時則副使于君鏊張君淮曰祀之宜旃我
文皇帝有言子寧尙在朕將用之周是修食彼祿
盡心焉可矣

文皇帝不咎既往有若此者況臺諫昌言於
孝敬之朝乎可以祀矣梁君曰然許君讚丁君沂
則又曰猗惟茲舉非直慰公冥漠而已臣子
大防表表後世是宗是依孰無是心無是心

者非人也

國家其奚賴之梁君曰旨哉公署之東有亭翼
翼宿名水監方整完密謹設主祠公華以丹
漆榜曰忠節其可乎僉曰善矣穀旦奉安祭
告如禮正德戊寅秋九月十一日也既而僉
事胡君訓朱君廷聲劉君大謨曰古昔興作
咸紀厥成茲舉繫風教可無記乎其何以詔
來者梁君曰然則以屬之瑞瑞於是颺而歎
曰允烈王公妥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
億千百世赫且明矣謹書之爲記



國

國

